

金瓶梅詞話



藝文書房

金瓶梅詞話

第七册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排印
北京·藝文書房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七本・定價五角

(自)

全二十本・定價拾圓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三日印刷

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新加坡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著作人 趙振興

新加坡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人 張松亭

新加坡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新加坡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替新加坡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

金瓶梅詞話 第七册 目次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賁平安	書童兒粧且勸狎客	四五五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四七六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四八四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四九五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五〇七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鬢金蓮市愛	五二六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書童兒粧旦勸狎客

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謹作生涯；

池塘積水須防旱，買賣辛勤是養家。

教子教孫并教藝，栽桑栽棗莫栽花；

閑是閑非休要管，渴飲清泉悶煮茶。

此八句，單說爲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惰放肆，三五成羣，遊手好閑；張弓挾矢，籠養飛鳥，蹴鞠打球，飲酒賭博，飄風宿娼，無所不爲，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入公門，政出吏口，連累父兄，惹悔就憂，有何益哉。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應與夏提刑說：「此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我手裏，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誦。

且說應伯爵，拏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拏眼兒睨着他。書童於是如此這般勸住時說：「昨日已對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裏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日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

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揭了，把人家送的桌面上饈糖與他吃。那小廝，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裏，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舖子裏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裏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不聽便罷，聽了暗記在心。過了一日，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裏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時分，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拏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二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兒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姪女兒，鄭三姐

做媳婦兒。西門慶早送了茶去，他那裏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拏帖兒與他瞧，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裏坐下，書童連忙拏炭火爐內燒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拏茶在手，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頭邊。良久，西門慶呷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廝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參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畫童在窗外聽覷。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發狠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裏房中說話不題。

平昔，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房中，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籬，只見畫童兒在那裏弄松虎兒，便道：「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裏。」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裏面，聽見裙子響，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廝，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呷嘴兒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裏，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略躺躺兒就去。」那春梅那裏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她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裏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是的，赤道幹的什麼繭兒？恰好似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根前推寫字兒了，我眼張大個的他便躺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

道：「他進來我這屋裏，只怕有鍋鏟，吃了他是的。賤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兩個關着門，在屋裏做什麼來？到晚夕還進屋裏，還和俺們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搵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鯨角的象，怕人聽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什麼件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問我和野漢子耍？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廚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羅紗片子，拏出去倒沒的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這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套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緞，因對李瓶兒說：「尋一件雲縉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去緞子舖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舖子裏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縉衣服罷，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人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你的。」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經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這里西門慶後邊揀尺頭不題。

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西門慶朋友白來搶，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來搶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榻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來搶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說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來搶道：「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來搶不依，把榻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來搶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緞子，往後走不迭。白來搶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這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賤兒白來搶頭帶着一頂出洗罽盔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鞞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後前彎緜戶綻的，古銅木兒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櫪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只見琴童在旁伺候，西門慶吩咐：「把尺頭抱到客房裏，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裏去了。白來搶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罪意，我也常不在家，逐日衙門中有事。」白來搶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朝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窳冗，無片時間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陞了。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皇莊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

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蕭茂德帝姬；童太尉姪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自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擎上茶來。白來搶纔擎在手裏，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擎着火紅帖兒，往後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外邊穿衣服去了。白來搶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裏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來，穿着黑青水緯羅，五彩酒線猴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繫合香嵌金帶，脚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黑壓壓跟着許多人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敘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雲南瑪瑙漆方盤，擎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會，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們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個庵觀寺院，或是人家莊園亦好，教個廚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菜，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來搶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里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三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兒，到沒個人擎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

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我那裏得工夫幹此事？遇閒時在吳先生那裏，一年打上個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搶的白來搶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桌兒，拏了四碟小菜，帶葷連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後邊討副銀鑲大鐘來，斟與他吃了幾鍾，白來搶纔起身。西門慶送他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來搶告辭去了。

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來，就一片聲的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什麼緣故，諛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着進來，問他白大叔，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榻子坐下了。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開他口裏。」那排軍開了一開，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雇槩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的回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縮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令：「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杖痕。西門

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朵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廝殺豬兒似怪叫。這裏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

單說潘金蓮，從房裏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覷。金蓮便問：「你在此聽什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裏聽他爹打平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來搶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梳。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道：「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學說戀珍椽小廝，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頓飯在前邊整治了兩方盒，又是一罇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裏，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恥貨來家，學說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裏，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拏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窗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窟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弔腳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

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耽蒂兒事，偏歡喜的，這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這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像烏眼雞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姐你瞧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嗽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就來家，不是在他房裏，就在書房裏，不知幹的什麼事？我今日使春梅，你看他在那裏，叫他來。誰知他大白日裏，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在書房裏。春梅推門入去，謊的一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裏，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雇左遮右掩的，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廂內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說道：「姐姐，你看這衣服，好不好？省的拆開了，咱兩個拏去，都做了拜錢罷。我便說你的東西兒，我如何要你的？教爹鋪子裏取去。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拏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閃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玉樓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新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那門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兒？」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兒。」月娘道：「嗔也恁亂蠅蜂叫喊的，只道打什麼

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裏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雇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們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來搶了。」月娘道：「放進白來搶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身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吊下炕來了望？沒的扯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攔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裏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們吃。」金蓮嘴快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裏買燒鴨子去？」那席上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裏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裏吃螃蟹不題。

且說平安被責，來到外邊，打的刺扒着腿兒，走那屋裏，撈的把人橙沙着。貴四來與衆人都亂問：「平安兒：『爹爲什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什麼！」來興兒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平安道：「早晨頭裏你看着我，那等攔了他兩次兒，說爹不在家，他強着進去了。到廳上榻子門裏，我說你老人家，有什麼話，說下罷，爹門外送行去了，不知多咱來，只怕等不得。他說：我等兒。話又不說，坐住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我閑來望望兒，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裏，又不去。爹沒法兒，少不的留他坐。人家知慚愧的，略坐一回兒就去，他

直等拳酒來吃了，纔去。倒着的進來，打我這一頓。說我不在門首看，放進人來了，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坐着，不虧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興兒道：「爛折脊梁骨的，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額根軸子爛吊了。」衆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裏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得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裏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正是外頭擺浪子，家裏老婆啃家子。」玳安在舖子裏篋頭，篋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驚的，我慌虧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麼人？常言：養兒，不要厨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問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賈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閑閑，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賈四道：「他便爲放進人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搵了一搵子？是好吃的菓子兒，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搵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懺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裏前邊小廝熱鬧不題。

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經濟，書童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帶珠翠冠，身

穿錦綉袍。來與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鷺，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鱗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中回來，拏與西門慶聽。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裏，旋叫了韓夥計，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老爹，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鷺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廝：「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鋪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

西門慶家中，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放上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履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鷺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裏那裏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裏，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拏來，桌上擺了許多噎飯。吃不了，又是兩大盤

玉米麵鷓鴣油蒸餅兒，堆集的，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甌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斟酒，畫童兒單拏後邊拏菜去。酒斟上來，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裏說，怎的不拏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材，那裏有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拏幾個來！今日娘們都不在，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童拏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會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手着唱，伯爵道：「這個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粧扮起來，相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嗔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斯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裏，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住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頭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裏搽抹起來，儼然就是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頌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淡了眉兒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爲你，數盡歸期，畫損了掠兒梢。」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裏小娘兒，便怎的那套唱都聽的熟了，怎生如他那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似他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了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收禮帖兒，封書柬答應，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裏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怕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底垂粉頭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個前腔兒：

「新荷池內翻，過雨瓊珠濺，對南薰，燕侶鶯儔心煩。啼痕界破殘粧面，瘦對腰肢憶小蠻；從別後千難萬難！我爲你，盼歸期，靠損了玉欄杆。」

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席上，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第三個前

腔兒：

「東籬菊綻開，金井梧桐敗。聽南樓，塞雁聲哀傷懷；春情欲寄梅花信，鴻雁來時人未來。從別後，音乖信乖，我爲你，恨歸期，跌綻了綉羅襪。」

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那韓道國，慌的連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那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個第四個前腔兒：

「漫空柳絮飛，亂舞蜂蝶翅。嶺頭梅，開了南枝；折梅須寄皇華使，幾度做針長歎時。從別後，朝思暮思，我爲你，數歸期，掐破了指尖兒。」

那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裏說罷。」不一時賁四身穿青絹褶子，單穗繡兒，粉底烏靴，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連忙取一雙鍾筋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去了。西門慶因問他：「莊子上收拾怎的樣子？賁四道：「前一層纜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沒有。還少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多沒了。墊地腳帶山子上，土也添發一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里吩咐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吩咐，門外看那莊子人，今早到賃上，同張安兒到那家莊子上；原來是

向王爺家莊子。大王爺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是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發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植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莊子。向五被人告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裏弄的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搥不着熱饅頭，在那壇兒哩念佛麼。」西門慶吩咐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箇骰盆兒，俺們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裏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掩口說：「六娘房裏哥哭哩，迎春姐教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盞，快教個小廝，拏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廝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盞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伯爵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見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盃酒。」西門慶道：「怪狗材，恁韻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謹此飲遵。你管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少酒？一大盃，兩小盃。」果

然是個么。西門慶教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我唱了個折桂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慳達。眉蹙春山，眼橫秋水，鬢結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爨。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菩薩。」

伯爵吃過酒，過盆與謝希大該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掣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煞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個把一碟子葷齊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了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鋪問可有櫃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多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掣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發晒。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書童兒道：「再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賈四哥年長，賈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賈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

云：胡說！那裏有個曲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他此言，說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於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靶，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於是飲畢四鐘酒，就輪該賁四擲。纔待拿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窩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下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徒弟把縲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裏飲酒不題。

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擎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裏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那裏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裏沒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們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李瓶兒出門，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着轎子，跟了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

散時，月娘和四位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的時分，月娘問別的燈在那裏？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拿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冷眼，更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裏，拏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個來接娘們，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拿燈來。」畫童道：「我和他又拏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去了。」金蓮便叫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勳的奴才！等到家裏，和他答話。」月娘道：「柰煩，孩子家裏緊等着，叫他打了來罷了，怎的？」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在那裏？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起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踢踢兒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汀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着了！熱灶上着一把兒

纔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說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搗氣的營生，平白的爹使我接的去，教五娘罵了我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裏坐着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裏唱哩。娘們瞧瞧去。」金蓮拉玉樓咱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榻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裝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悄悄兒從後邊作戲，弄在他頭上。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的不了。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却教他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裏睡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什麼話來？春梅道：「沒說什麼。」又問：「那沒廉恥貨，進他屋裏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裏，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沒法處。」又問：「書童小奴才，穿的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上房玉簫借了。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又道：「若是這等的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金蓮又道：「衣有來，休要你綉綉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進

來，使性兒關了門睡了。

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莊子上攢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王爺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又行令之間，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一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於是把銀子收下，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根，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嘴的，他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莊子上管工，明日又託他拏銀子，成向五家莊子，一向撰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這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祇恨閑愁成懊惱，始知伶俐不如癡。

第三十六回 翟謙寄書尋女子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富川遙望劍江西，一片孤雲對夕暉。

有淚應投烟樹斷，無書堪寄雁鱗稀。

問安已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

海闊天高都是念，憑誰爲我說歸期。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刑出郊外，接了新巡按。又到莊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有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裏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裏翟大爹寄來的書與爹。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裏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什麼言詞：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即擢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丰標；屢辱厚情，感媿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於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理事，敢托盛价煩瀆，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便鴻，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勅回籍省視。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吞嗟不已。說道：「快教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來！」吳月娘，便問：「什麼勾當，你對我說。」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裏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來央及我這裏，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寫去，他一封封過銀子來。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記了，想不起來。來保他又日逐往鋪子裏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又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的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原差人來，討回書，你教我怎麼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吩咐他好歹上緊，替我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裏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裏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他也好謝你。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施捏佛，施燒香，急水裏怎樣下得漿？比不的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到說的好容易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樣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在書上，回覆了他去。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裏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裏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

慶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經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爺纔辭朝，京中起身，說親爹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裏多少，只願借與他，寫書去翟爹那裏，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隨他要多少，我這裏無不奉命。說畢，命陳經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正是：

意欲欲搖飛虎貼，心忙拌碎紫花鞭。

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可中頭甲。被言官論他，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御遷早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陞祕書省正事，給假省親。

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吩咐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帕兒來說，不在話下。

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早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擎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見就送了一分呷程酒麵雞鴨頭飯鹽醬之類。況且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是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擡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裏，他必

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到了，就同安進士，進城拜西門慶。西門慶，已是叫廚子家裏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問書童兒說：「在南門外磨子營兒那裏住。」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帽。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敘禮交拜。家童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峯甚是稱道賢公，閱閱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峯書來，則道二位老先生，華翰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爲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蔡蘊，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僂倅狀元，官拜祕書正字。給假省親，得蒙朝廷俞允；不想雲峯先生，稱道盛德，拜遲。」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擢舉，雲峯扶持；襲錦衣千戶之職，見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敘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舍，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西門慶家園池花館，花木

深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誇道：「誠乃勝蓬瀛也。」于是擡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賞。」安進士道：「在那裏，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于是走向前說道：「小的是裝生的，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髓。」安進士問：「你們是那裏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妝扮過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裏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去，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吩咐：「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荀子孝答應，在旁拍手唱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歎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令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了一個，吃畢酒，又唱第二個：

「十載青燈黃卷，螢窗苦勉旃，雪案費精研；指望榮親，姓揚名顯，試向文場鏖戰。禮樂三千，英雄五百爭後先，快着祖生鞭，行瞻尺五天。」合前

安進士令荀子孝：「你們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荀子孝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際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合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玉種藍田。」

書童兒把酒斟，拍手唱道：

「弱質始笄年，父母恩深浩如天；報無由，媿報此心榮牽。鴛鴦配深沐親恩；箕箒婦，願夫榮顯。」合前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南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拏兩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先生把手下從者，留下一二人答應；餘者都吩咐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吩咐手下，都回門外寺裏歇去，明日早拏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正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此去學生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吩咐，雲峯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

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乃一邊僻靜所。雪洞內裏面曉騰騰，掌着燈燭。小琴桌兒早已陳設，綺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蔡狀元道：「既是記的，大官你唱。」于是把酒都斟，那書童擎住南腔拍手唱道：

「紅入仙桃，青歸御柳，鶯啼上林春早；簾捲東風，羅襟曉寒尤峭。喜仙姑，書付青鸞，念慈母，恩同烏鳥！合風光好，但願人景長景，醉遊蓬島。」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稱道：「此子可敬！」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席前，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籠兒，高擎玉盃，捧上酒去。又唱道：

「難報母氏劬勞，親恩罔極；只願壽比松喬，定省晨昏。連枝上有兄嫂，喜春風，棠棣聯芳，娛晚景，松柏同操。」合前

當日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在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綿被褥，就要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回後邊去了。

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飯伺候，撰盤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色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

多！又蒙厚贖。」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贖，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此意，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席上出來，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入氈包內，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天各一方，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

博得錦衣歸故里 功名方信是男兒。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吳航輕舸更遲遲，別酒重斟惜醉攜；

滄海侵愁光蕩漾，亂山那恨色高低。

君馳蕙楫情何極，我恣蘭舟日向西；

呖尺烟波幾多地，不須懷抱重萋萋。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教小廝叫住問他：「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怎樣的？如何不在宅裏回話去？」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說：「這幾日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都是買肉的，挑担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材。屬馬兒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老婆子，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我不得看見他哩。纔吊起頭兒沒多幾日，戴着雲鬢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似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甚麼樣的了。」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什麼？家裏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裏，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問他討個庚帖

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的，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願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拏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沒辦備的。」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粧奩箱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備了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還叫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裏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問道：「他那里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再三有書來，要的急；就對他說：休教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爺，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就是雖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兒。懸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怎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宅內老爹，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甚喜不盡。說來：不教你這里費一絲兒東西。一應粧奩陪送，都是宅內管，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只教你家與孩兒，做些生活鞋腳兒就是了。到明日，還教你官兒，送到那里。難得你家姐姐！一年

半載有了喜事，你一家子都是造化的了，不愁個大富貴。明日他老人家，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也不坐，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聽言，略排了些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舖子裏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醜妝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盥盪乾淨，剝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西門慶來。馮媽媽先來攬掇。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紅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腳兒，茶着老鴉段子，羊皮金，雲頭鞋兒，生的長跳身材，紫膳色，瓜子臉，描的水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里何如，先看他粧色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蠟蠟娉娉，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兩鬢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狂蜂蝶亂；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開瑟卓文君。

西門慶瞧見，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內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

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暗道：「他娘們兒生的這般模樣，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颯，綉帶飄飄，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拏茶上來，婦人取來，抹去盞上水漬，令他去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髻，粉黛盈腮，意態幽花餘麗，肥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氈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裏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脚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虧了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晨說了話，就往鋪子裏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裏，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感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去哩。」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于是竟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線穿，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兩銀，替他打半副頭面簪釵之類。」月娘道：「及緊儂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鋪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駱馬的禮，到也不會。」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

小衆人，磕頭拜見，道生受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們擡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裏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絲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裏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緞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嫁粧；描金箱籠鑑粧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裏，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

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里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本等他家裏沒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翫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會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宅裏，也沒會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不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的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他那里坐半日，看他意何如？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你老人

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歛擻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道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倒沒見他輪身。你老人家，明日准來，等我問他，討個話來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裏邊房里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便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子，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兒，炒麵筋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呼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裏，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倒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養女兒家冷清清的；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裏脚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的長俊了，我們不知在那里晒牙槓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的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口。」說勾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們說個傻話兒，你家官兒不在，前後去的，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

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到，我保舉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你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凹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上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里。」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癡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爹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裏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跟前話，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千恩萬謝去了。

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欣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拏籃子，買了許多雞魚，吓飯菜蔬菓品，來廚下替他安排端正。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筋麵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吩咐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裏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

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打攪，孩子又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奉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裏坐。房正面紙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張生遇鴛鴦，蜂花香的弔屏兒，上桌鑑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拏托盤兒，說道：「你這里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家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那時有他在家，如今不少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拏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費煩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回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的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怕守備那里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

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小机兒上坐下。廚下老媽，將吓飯羹菜，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廚房裏，老馮陪他，是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

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菜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裏咱破工夫，好生要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線鋪裏，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教錦兒。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裏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賣東西整理，通小慳勳兒，圖些油茶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裏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裏打勤勞兒，住宅裏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小廝畫童兒，撞見妻子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裏走走兒，忙的你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拆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倒說的且是好，寫字的拏逃軍，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鑿匠，我是那鹹人兒。」李瓶兒道：「媽媽子，你做了石佛寺裏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撰的錢，不知在那裏？」婆子道：「老身大風，

刮了頰耳去了，嘴也趕不上在這裏，掙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裏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裏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們外頭替他稍個拜佛的蒲甸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賣蒲甸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甸兒，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沒，也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驢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廚下，打探子兒。只見玉蕭，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裏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乞他聒聒了，這一回來了。」玉符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甸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拏銀子到門外，賣蒲甸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裏纔來哩。銀子我還拏在這裏，姐你收了罷。」玉符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裏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盡頭，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拏了莊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拏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拏雙料好蒲甸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

了。後來到李瓶兒房裏來，李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歡喜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大餅定，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定。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六月裏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漿，我明日早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往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扯葉的，得你明日不來，我與你答話。」那婆子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

媒人婆，地裏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勾千千步，只是苦了兩隻腿。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麗質溫柔更老成，玉壺明月適人情；

輕回玉臉花含媚，淺蹙蛾眉雲鬢凝。

勾引蜂狂桃蕊綻，潛牽蝶亂柳腰新；

令人心地常相憶，莫學章臺贈淡情。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格子前，擎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媽媽拗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裏去，俺爹和應二爹說話哩。說了話，打發去了，就起身。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的去了。原來應伯爵來，說：「攪頭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裏做他攪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裏，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在你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計較定了，我對他說，教他兩個，明日拏文書來。」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莊子收拾，還沒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一再撥五百兩銀子貨物兒，湊個千五兒個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

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騷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裏，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遲，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要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裏，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廚下，不去兜攪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拏過一邊吃去，我那裏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瞪着，不去。又看見桌底下，一罐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裏酒？打開篩壺來俺們吃耶，哪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裏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什麼，哥就是爺的，我也吃一鐘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盞過酒來，提到屋裏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半日爬起來，惱羞變成怒，口裏喃喃的，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和你吃鍾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叙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連我罵我，訕我，又趕我。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

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倒了你那裏嚇醉了，來老娘這裏撒野火兒，老娘手裏，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裏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

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一溜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裏，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裏，明日帶衙門裏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了，不知走的那裏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裏叫丫環錦兒拏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孩子，你且將就着罷。」又道：「老馮在這裏，怎的不替你拏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廚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裏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清酒哩。裏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裏打的酒，道吃不上口，我所以拏的這罐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們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裏，又沒個好酒店，那裏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子獅子街那裏，替你破幾兩銀子，買下房子。等你兩口子，亦

發搬到那裏住去罷。鋪子裏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裏要處自情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裏放下桌兒，請西門慶房裏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桌上無非是些鷄鴨魚肉吓飯點心之類，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自在頑耍。

西門慶與婦人，樓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早衙門裏，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拿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了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提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遲了幾日，來保韓國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費心。留俺在府裏，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

韓國與西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恩養孩子一場。」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已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

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裏好麼？這道國把往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裏，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鬚伏侍，衣服頭面是不消說。』」第二日，就傾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教我拏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裏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裏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廚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這裏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衙門裏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咱們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裏住去。」韓道國嘆道：「他頭裏不受這銀子，教我拏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裏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撰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

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

到天明，韓道國，宅裏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老馮一兩銀子謝點，俱不必細說。

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子青馬，問道：「長官，那疋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疋馬。不知口裏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裏纔四個牙兒。脚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糟躑躅，初時着了路上走，把膘息跌了許多，這兩日纔吃的好些兒了。」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只好長騎着，每日躑躅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裏，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丟了。今早來衙門裏來，旋拏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裏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只爲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廳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聞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他客。」于是見畢禮數，寬去

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

得多少金尊進酒浮香蟻，
象板催箏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裏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着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便使春梅賺數次，不見動靜。正是：

銀箏夜久慙勳弄，
寂寞空房不忍彈。

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遣其悶。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着，不免：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的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梅去賺他。回頭：「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于是彈唱道：

「聽風聲嘹唳，雪酒窻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裏欲待去別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且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暗想負心賊，當初說的話兒，心中由不的我傷情兒！想起來，今夜裏，心兒內焦，誤了我青春年少。誰想你弄的我三不歸，四捕兒着他，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多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門慶穿着青絨獅子補子，坐馬白綾襖子，忠靖段巾，皂靴棕套，貂鼠風領。李瓶兒替他接了衣服，止穿綾緞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西門慶分付：「叫孩兒睡罷，休要沈動着，只怕醒他。」迎春子是拏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日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還是前日因我送了他一匹馬，今日全爲我費心，治了一席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了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裹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秋香秋氣的。我沒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醉鷄兒吓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拏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裏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綉衾空；

早知薄倖輕擲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懷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截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論殺人好怨，情理難饒；負心的！天鑒表。好叫我題起來，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心癢
痛難掃，愁懷悶自焦。叫了聲賊！狠心的冤家，我比他如何？鹽也是這般鹽，醋也是這般醋，
磚兒能厚，瓦兒能薄；你一旦棄舊憐新，讓了甜桃，去尋酸棗。不合今日教你哄了，奴將你這
定盤星兒錯認了！合想起來，心兒里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

癡心老婆負心漢，悔莫當初錯認真。

常記的當初相聚，癡心兒望到老。誰想今日他把心變了！把奴來一旦輕拋不理，正如那日被雲
遮楚岫，水滄藍橋。打拆開鸞鳳走，到如今當面對語，心隔千山，隔着一堵牆，咫尺不得相
見，心遠路非遙。意散了，如鹽落水，如水落沙相似了！情疎魚雁杳，空教我有情難控訴！地
天高厚，空教我無夢到陽臺，夢斷魂勞！俏冤家，這其間，心變了。合想起來，心兒裏焦；悞

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在房中和李瓶兒吃酒，忽聽見這邊房里，彈的琵琶之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響。』」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你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歡迎春那邊，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筋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你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他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上，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來？」金蓮坐在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裏，隨我自生兒由活的，又來揪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願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里，擺下棋子了，咱門閉着，下一盤兒，賭盃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己去！我摘了頭，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嗜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兒好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拏過

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不像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裏，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爲郎憔悴減容光；

閉門不顧閒風月，
任恁梅花自主張。

羞把菱花來照，娥眉懶去掃；暗消磨了精神，折損了丰標，瘦伶仃不甚好。

西門慶舉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舉什麼比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由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舒手被里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手齊插在他腰里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嬌，
衣惚了楊柳腰。

說道：「我着香腮，拋下珠淚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里流罷了。」

悶下無聊，攘攘勞勞；淚珠兒，到今滴盡了。合想起來，心裏亂焦，悞了我青春年少，撇的人來有上稍來無下稍。

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攪撥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腰瘦故知閒事惱，淚痕只爲別情濃，有詩爲

證

自從別後減容光，
萬轉千回懶下床；

虧殺瓶兒成好事，
得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漢武清齋夜築壇， 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玉女移香案， 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 碧桃何處更驂鸞？

茂陵烟雨埋弓劍， 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的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淚灑鮫綃，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買了一所門面兩間倒底四層房屋居住。除了過道，第二層間半客位，第三層除了半間，供養佛像祖先，一間做住房，裏面依舊廂着炕床，對面又是燒煤火炕。收拾糊的乾淨，第四層除了一間廚房，半間盛煤炭，後邊還有一塊做坑廁，俱不必細說。自從搬過來，那左近街坊鄰舍，都知道是西門慶夥計。又見穿着一套兒齊整絹帛衣服，在街上搖擺，他老婆常插戴的頭上黃煨煨，打扮模樣，在門前站立這等行景，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上鋪子裏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多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

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穿着器用的，比前日不同。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一盒肉，一盒銀魚，兩菓菜餚蒸酥，并天地疏，新春符，謝灶詰。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擎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喜頓首拜」。西門慶揭開盒兒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送這厚禮來。」分付玳安，連忙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一個出家人，你要使的頭節尾，常受他的禮，到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兒時，你說許了多少願醮，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題起來。我許上一百二十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這個大謊答子貨，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唄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來都這願心壓的他，此是你幹的營生。」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裏，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這廟裏，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裏，討回外名。」西門慶道：「又往那裏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這廟裏罷。」因問玳安：「他廟裏有誰在這裏？」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了禮來。」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兒，連忙跨馬磕頭說：「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什麼孝順，使小徒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讓他坐。說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下邊履鞋淨襪。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另坐下。西門慶換茶來吃了。說道：「老爹有甚鈞語分付？」

西門慶道：「正月裏，我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在你本院，也是那日就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分付，隨問有甚人家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那個日子罷。」徒弟道：「此日又是天誕，玉匣記上我請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那日開大殿與老爹鋪壇。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也是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廿分清醮，一向不得個心淨，趁着正月裏還了罷。就把小兒，送與你師父，向三寶座上，討個外名。」徒弟又問：「請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教你師父，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封了一兩酬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裏連阡張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担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段，兩罈南酒，四隻鮮鷺，四隻鮮雞，一對豚蹄，一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經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送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綵的寶旛，過街榜棚，進約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廟。至山門前下馬，睜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天宮般蓋造！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金釘米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簷，繡幙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

勅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祥雲影裏，流星門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鬱羅臺直侵碧漢，黃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白玉京中，現靈光百千萬億，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猙獰，左右階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寶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獻御香花，玉墜下四相九卿，朱履朝丹鳳闕，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萬天教主玉皇張大帝：頭戴十一冕旒，身披袞龍青袍，腰繫藍田帶，按八卦九宮，手執白玉圭，聽三皈五戒，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響，只此便爲眞紫府，更于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閭闔，迓金輿翠益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旛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六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恩，九轉玉樞盟。寄名吉祥普滿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畏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灌手畢。鋪排跪請上香，鋪毡褥行禮，叩壇畢。原來吳道

官，諱宗吉，法名道真，生的魁偉身材，一臉鬚鬚。襟懷洒落，廣結交，好施捨；見作本官住持。以此高貴達官，多往投之。做醮席設甚齊整，迎賓待客，一團和氣。手下也有三五個徒弟徒孫，一呼百諾。西門慶會中，常在建醮，每生辰節令，疏禮不缺。何況西門慶，又做了刑名官，來此做好事，送公子寄名，受其大禮，如何不敬？那日就是他做齋功，主行法事。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四宿大袖鶴髮，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三寶，保安增延壽命，尚不以報老爹大恩，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賞，許多厚禮？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敘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多是朱紅亮榻。那裏自在坐處待茶西門慶。四面粉牆，擺設湖山瀟灑堂中，椅桌光鮮，左壁掛黃鶴樓白日飛昇，右壁懸洞庭湖三番渡過，正面有兩幅屏，草書一聯引：「兩袖清風舞鶴」對「一方明月談經」。西門慶剛坐下，就令小廝棋實兒：「擎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沒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裏。」西門慶道：「也罷。分付棋童，快騎接去。」那棋童從山門裏面，牽出來騎了，一直去了。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敘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怎敢惹罪！各道多從四更起來到壇，誦誦諸品仙經，并玉皇參行醮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多是整做，將官兒的生月八字，另具一字文書，奏名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壽齡，永保富貴遐昌，小道

這裏，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讚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五十八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換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兒繫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方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酌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二十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時建生。——領家眷等，即日投誠，拜于洪造，言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蒞任刑名，每思圖報，恭逢盛世，仰賴帡幪，是以修設清醮，共二十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酌祝皇王之巨澤，又修設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讚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良願又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為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是慶，要祈坐胎無虞，臨頗有慶。恭對將男官哥兒，寄于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期在出幼圓滿，另行請祈天地位下，告許清醮一百二十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昇墜罔知，是以修設淨醮十二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于化章，俯賜勾銷，謹以宣和三年

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伏延官道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滿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日近清光，出入金門而有喜，喜加美秩，褒封紫誥以增榮。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迪吉。公于道力，今滿方來。

謹意。L

宜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揭開第一張說道：「此是棄世功果影發文書：申請三天三境上帝，十極高真，三官四聖，泰玄都省，及天曹大皇萬滿真君，天曹掌籙司真君，天曹降聖司真君，到壇證監功德的奏取。又揭起第二張：此是申請東岳天齊大生神聖帝，子孫娘娘，監生衛房聖母元君，并當時許還願日受禱之神，今日勾銷頃願典者，祠家侍奉長生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爹昔日許的願款，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真官案吏主者，到壇來受追薦，護送亡人生天。此一票：是玉女靈官，天神帥將，功曹符使，土地等神，捧奏三天門運遞關文。此一張：王清總召萬靈真符，高功發遣公文，受事官符。此一張：是召九斗陽芒流星火全珍大將，開天門的符命。」看畢此處，又到一張桌上，揭起頭一張來：「此是早朝開啓詩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齋使者，嚴禁齋儀，監臨厨所。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寶鄧四大天君，監臨壇監門，及玄壇四靈神君，九鳳破機大將軍，淨壇蕩穢，以格高真。此一字，是早朝啓五師箋文，晚朝謝五師箋文。此一字，是開關二代捲簾化壇真符。此一字，是請神霄辟非大將軍，鳴金鐘陽牒，神雷禁壇大將軍擊玉磬陰牒。此一字，是安鎮五方真人靈

象，東方九炁鎮天玉字真文。南三炁鎮天玉字真文。西方七炁鎮天玉字真文。北方五炁鎮天玉字真文，中央一炁，鎮天玉字真文；請五老上帝安鎮壇垠證監功德，俱是五方顏色彩畫的。此一字，早朝頭一遍，轉經高上神霄，玉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第二遍，轉經高上碧霄，東極青華生大帝。第三遍，轉經高上青雷，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午朝第四遍，轉經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第六遍，轉經高上泰霄，六天洞淵大帝。晚朝第七遍，轉經高上紫霄，經波天上帝君。第八遍，轉經高上景霄，青城益算可幹司文人真君。第九遍，轉經高上絳霄，九天採訪使真君。九道表箋，掠剩報應，幽枉積逮，起四司，謝四司箋。此又一字，是午朝高功捧奏，拜進三天玉陛，黃素朱衣，并遣旨介直符醮吏者。當同日受事功曹，護送章表殿遞云盤關文；一字是三天持寶籙大將軍，并金龍菱龍騎吏火府，寶簡童子，靈寶諸符命，不可細數。此一字是晚朝謝恩誠詞都疏，及一百八十表醮經醮雲鶴馬子依分錢馬滿散關文。又一桌案上，此是哥兒三寶蔭下寄名，外一家文書符索牒制，其餘不暇細覽。請謝高功老爹今日十分費心。」西門慶于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正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碓碌碌插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諸衆，一派音樂响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雲織法衣，脚穿雲根飛易朱履，手執牙笏，闕發文書。發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裏，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于是睜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層供三清四御，八極九霄，十極高真，雲宮列聖中層山川嶽瀆，社會

隄司，福地洞天，方輿博厚；下層冥官幽壤，地府羅郡，江河湖海之神，水國泉扃之衆。兩班醮筵森列，合殿官將威儀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箋銀燈散彩，天地亭，左右金童玉女，對對高張羽蓋，玉帝堂，兩邊執孟捧劍，重重密布幢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乖沆瀣金鍾撞處，高功來進奏虛皇；玉珮鳴時，多講登壇朝玉帝。絳綉衣，星辰燦爛；美蒙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道衆齊宣寶懺，上瑤臺斟水獻花；真人密誦靈章，按法劍躡罡步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遞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裏，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裏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什麼？吳親家這裏點茶我一總多有了。不消拈出來了。」那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真個！俺們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拈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油，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放了兩張桌，桌上堆的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寬去衣服，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請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擺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

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別的倒也罷了，他是有些小膽兒，家裏三四個丫鬟，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貓狗都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裏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穠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們怎得知道，今日我在這裏打醮？」李銘道：「小的今早晨，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爸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還不快買禮去，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爸，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盒粗茶兒，與爸賞人罷了。」西門慶分付：「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多飽食一頓。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簇盤定勝，高頂方糖，菓品各樣。托葷蒸礮鹹食素饌，點心湯飯，又有四十碟碗。又是一罈金華酒，哥兒的一頂黑青段子納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絲雲段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紗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線線，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線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線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黃線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美果，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盤，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賞了道童兩方手帕，一兩銀子。

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裏送了齋來，又是許多藥果，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裏送來了。又有許多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又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精細的！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綉的，這雲兒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捺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裏有老婆。想必是顧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相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裏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囉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線瑣，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摩着他名字，吳什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姓了？」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們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拏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

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們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裏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能了。有了一個，也多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多寫上恁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們都是劉洪兒鬼兒麼，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李嬌兒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帮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頂牌，和兩道索。諷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分付李瓶兒：「你把這經疏，納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金蓮見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什麼小道士兒？倒好相個小太乙兒。」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便道：「五姐，你這個什麼話！孩兒們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屎，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月娘連忙教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齶伏在李瓶兒懷裏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吳月娘一面把桌面多散了，請大娘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就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經濟，和玳安，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爸來了？」經濟道：「爸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消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醮素放的，

還要謝將吃酒。」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裏，對月娘說：「賈賸子傳揉，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能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了。剛才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了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沒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們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唱佛曲兒。」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醮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裏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這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有？」陳經濟道：「爸見醮事還沒了，恐怕家裏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裏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裏？」經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和謝三叔，李銘，又有吳惠，兩個小優兒。夜黑不知纏到多咱晚！今日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根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們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怎叫他花大舅？」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里姐姐嫁鄉恩，睜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早出兒子，不知他什麼帳兒，只是夥裏分錢就走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裏恁汗邪胡說了。」陳經濟于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跄跄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不一時，房中掌上燈燭放下桌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

吃了麵，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擡了桌出去。月娘分付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桌兒，衆人圍定，兩個姑子在正中間。燼下香，秉着一對蠟燭，都聽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說道：

蓋聞大藏經中，講說一段佛法：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昔日唐高宗天子，咸亨三年，中夏記是不題。却說嶺南鄉泡渡村，有一張員外，家豪大富，廣有金銀，呼奴使婢；員外所取八個夫人，朝朝快樂，日日奢華，貪戀風流，不思善事。忽的一日出門遊玩，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細米等物，人人稱念佛號，向前便問：「你這些善人何往？」內中一人答曰：「一者打齋，二者聽經。」員外又問：「你等打齋聽經，有何功德？」衆人言說：「人生在世，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法華經云，說的好：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今生不捨，來生榮華富貴，從何而來？」古人云：「龍聽法而悟道，蟒聞懺以生天。」何況人乎？張員外到家，便叫安童去後房請出你八個奶奶來。不一時，都到堂前，員外說：「婆婆，我今黃梅寺修行去，把家財分作八分，各人過其日月。想你我如今，只顧眼前快樂，不知身後如何；若不修行，求出火炕，定落三塗五苦。」有夫人聽說，便道：「員外，你八寶羅漢之體，有甚業障？比不的俺女流之輩，生男長女，觸犯神祇。俺們業重；你在家裏修行，等俺八個，替你贖罪，你休要去罷。」正是：

婆婆將言勸夫身，
員外冷笑兩三聲。

大師父說了一回，該王姑子接傷。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李瓶兒，西門大娘，并玉簫，多齊聲接佛。王姑子念道：

說八個衆夫人要留員外，告丈夫休遠去在家修行。

你如今下狠心撇下妻子，痛哭殺兒和女你也心疼。

閃得俺姊妹們無處歸落，好教我一個個怎過光陰？

從小兒做夫妻相隨到老，半路里丟下俺倚靠何人？

兒扯爺女扯娘搥胸跌脚，一家兒大共小痛哭傷情。

金字經

夫人聽說淚不乾，苦勸員外莫歸山。願家園，兒女永團圓；休遠去，在家修行都一般。

白文

員外便說：「多謝你八個夫人！我明日死在陰司，你們替我就罪。我今與你們遞一鍾酒，明日好在閻王面前承當。」飲酒中間，員外設了一計：「夫人與我把燈剔一剔。」員外哄的夫人剔燈，一口把燈吹死；誑的八個夫人失色。連忙叫：「梅香，快點燈來。」員外取出鋼刀劍，誑殺八個衆夫人。

又傷

老員外喚梅香把燈點起，將鋼刀拿在手指定夫人。

那一個把明燈一口吹死，圖家財害我命改嫁別人？

若不說一劍去這頭落地。一個個心害怕倒在埃塵；

有八個老夫人慌忙跪下，告員外你息怒饒俺殘生。

你分明一口氣把燈吹死，吃幾鍾紅面酒拏劍殺人。

你若還殺了俺八個夫人，到陰司告閻君取你真魂。

員外冷笑。便叫八個夫人：「你哄我當身吹燈不認，如何認我陰司就罪？八個女流之輩，倒哄男身，笑殺年高有德人！」說的八個夫人，閉口無言。員外想：人生富貴，都是前生修來。便叫安童連忙與我裝載數車香油米麵。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山裏，打齋聽經去也。

金字經

夫人聽我說根源，梵王天子棄江山，不貪戀，要結萬人緣，多全捨，萬古標名在世間。

員外今日修行去，親戚隣人送起程。

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素菜兒，兩碟鹹食兒，四碟兒糖，薄脆蒸酥，菊花餅，搭搭饊子。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着二位師父，用一個兒。大妗子說：「俺們不常家的，都剛吃的飽，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

插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裏，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不當家，老身吃的可勾了。」又道：「這碟兒裏是燒骨朵，姐姐你拿過去，只怕錯揀到口裏。」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頭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與兒媳婦子惠香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惠香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裏進來了？」玉簪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噯道恁王小的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來聽什麼經？」當下衆丫鬟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磬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晚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觀見他不是凡人，定是個真僧出世，問其鄉貫住處姓甚名誰？員外具說前因一遍：弟子把家財妻子棄了，實爲生死出家。四祖收留座下，做了徒弟。白日教他栽樹，夜晚樅米。六年苦行已滿，驚動護法章默尊天驚覺四祖，教他尋安身立命之處，與了他三座寶貝：斗篷，袈衣，灣棗棍。往南去濁河邊投胎奪舍，尋房兒居住。三百六十日，經果圓成，你如今年紀高大，房兒壞了，傳不得真妙法，度脫不得衆生！直說到千金小姐，姑嫂兩個，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碓困上來，就往房裏睡磕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楊姑娘，大

始子守着，聽到河中漂過一夥大鱗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唱了一個耍孩兒：一靈真性投肚內，這個消息誰得知？人人不識西來意，呀的一聲男女；認的娘生鐵面皮，纔得光明際，崑崙頂上轉大千沙界，古彌陀分南北東西。

說千金小姐，來到嫂子房中，吃咱兩個，曾在濁河邊洗衣見了那老人，問咱借房兒住，他如何跳在河內，說的我心中驚怕，又吃了一個仙桃，我如今心頭膨悶，好生疑悔，腹中成其身孕。正是：

十月腹中母懷胎，
千金小姐淚盈腮。

千金說在綉房成其身孕，
心中悔無可奈忍氣吞聲；
一個月懷胎着如同露水，
兩個月懷胎着纔却醜態；
三個月懷胎着纔成血餅，
四個月懷胎着骨節纔成，
五個月懷胎着纔分男女，
六個月懷胎着長出六根，
七個月懷胎着生長七竅，
八個月懷胎着着相成人，
九個月懷胎着看看大滿，
十個月母腹中準備降生。

五祖投胎在母腹中，因為度衆生，婆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轉凡身，借胎出殼，久後度母到天宮。

五祖一佛性，
投胎在腹中，

橫住十個月，
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兒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搵在月娘裏閒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呵欠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咱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鷄鳴叫。」月娘方令兩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裏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裏宿歇。只有兩個姑子，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頓了一甌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裏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後來這五祖長大人，怎生成了正果？王姑子道：「這裏爺娘，見他身孕，教他哥哥祝虎，把千金小姐，趕將出去，要行殺害。多虧祝龍慈心，放他逃生，走在垂楊樹上自縊；驚動天上太白李金星，教他尋茶討飯，隨緣度日。不覺十月滿足，來到仙人莊神廟裏，降生下五祖；紫霧紅光，罩滿了廟堂。小姐見孩兒生下，就盤膝端坐，心中害怕，不比尋常。後又到天喜村王員外家，場裏宿歇。場中火起，拏起見員外，見小姐顏色，就要留下做小；子母兩個下拜，登時把員外夫人，多拜死了。家奴院公，拏住子母後，員外甦省過，說道：「只怕是好人。」留在家中。養活六歲，五祖方說話。不由爲母的，一直走到濁河邊枯樹，取了三莊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遂成正果。後還度脫母親生天。」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爲證：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稻糧。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善事須好做，無心近不得。

你若做好事，別人分不得。

經卷積如山，無緣看不得。

財錢過壁堆，臨危將不得。

靈承好供奉，起來吃不得。

兒孫雖滿堂，死來替不得。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裏，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們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躡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誰見什麼孩子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六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裏吊在柵子裏。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月娘道：「我只上他家樓梯子窄狹，不知怎的一脚滑下來。還虧了孟三姐，一手扶住我，不然一吊下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別人，你看他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王姑子

道：「也不打緊。俺們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美滿，抱的小廝兒。一家歡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拏酒洗了，燒成灰兒，揀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腹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裏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裏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裏沒尋處。恁般如此，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的？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個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分付：「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子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各人多睡了。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西門慶，打朝裏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昨日家裏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們吃了半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

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昨日甚是難爲吳親家，破費了許多錢。」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裏去，走到前邊，書房裏，搵在床上，就睡着了。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多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丫頭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醮醮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于是戴上納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項符索牌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況自你這密褐色挑繡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賸到了不成。」于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西面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搬簾，連忙就輟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裏睡炕床上，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裏，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倒去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頭上戴着金道髻兒，身穿小道衣兒，項圍符索，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裏，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嚙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裏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你這樣的？大白日強覺！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醮事等的晚，晚夕謝將，又整酒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時分還一頭在這裏睡回，還要往尙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吃了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

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家不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裏還不待吃，等我去喝些湯罷。」於是起來往後邊去了。這潘金蓮兒，見他去了，一屁股坐在床上正中間，脚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裏，說道：「倒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爐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裏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我吃。」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炕內。一面夾在襠裏，拏裙子裏的沿沿的，且薰熱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爸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于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分付排軍備馬，午後往尙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

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父說，好歹往薛姑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兒纔來罷。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于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決不可抬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爲由；背地裏說釜念款，送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災厄。有詩爲證：

是有溜流不可言，
深宮大院哄嬋娟。

此輩若皆成佛道，
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走在月娘房裏，陪着衆人坐的；走到鏡臺前，把髮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梳鬢。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着翠藍段子裙，要裝了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等我往後邊去，有那屋裏，有紅布手巾，替替蓋着頭；對他們只說他爸又尋了個丫頭，讓他們說，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裏走。走到撞見陳經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必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經濟道：「我有法兒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裏，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經濟道：「娘你看，爸平白裏，叫蕭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拏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怎不先來對我說？」經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他就去了。」丫頭便教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勾了，又要他來做什麼？」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什麼多？俺們多是老婆當軍，在這屋事充數兒罷了。」王鶯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裏，原來春梅打燈籠，叫了來安兒小廝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瓶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裏，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吃的笑了，玉樓道：「好了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

說道：「這五姐，成精死了罷！把俺們哄的信了。」玉樓道：「大娘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瓶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裏，等爹進來，等我哄他哄。」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娘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怎許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裏教他買了頭來？信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頭也領在這裏。我不哄你，你不信我，我叫出來你瞧。」于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胆子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脚兒不着。」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梳髻，裝了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旁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着，道攬臭個他這個主子兒了。」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裏間屋裏，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髮髻出來。月娘

道：「好淫婦！討了誰上哩話，就戴上鬚髻了。」衆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裏，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教玉簪拿帖兒與西門慶瞧。見上面寫着：

十日二寒舍，薄具菲酌，奉屈魚軒，仰冀賁臨，不勝榮幸！右啓。

大德望西門慶大親家老夫人粧次，下書眷末喬門鄭氏欽祗拜。

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黃四叫將花兒匠來，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們來扮西廂記的。你們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西門慶看畢，說道：「明早叫來與兒，買四樣飾品，一罈南酒，送去了就是了。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燈下艷裝濃抹，不覺淫心蕩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這金蓮就知其意，行陪着吃酒；就到前邊房裏，去了冠兒，挽着杭州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原來早在暗中，先預備下一桌酒齊整菓菜，等西門慶進房。婦人還要自己與遞酒。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喜甚，攬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菜酒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裏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裏酒兒不算。這個是奴家業兒，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

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摟在懷裏膝蓋兒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茶兒。金蓮道：「我問你：到十二日，喬家請俺們多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是下帖兒多請你們，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妮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的家裏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多有衣裳穿。我老道只自知數的，那幾件子，沒件好常眼的；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服，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怎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長是說着，你把臉兒熱着。」西門慶笑道：「既是焦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金蓮道：「及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僱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向他們多有，我身體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搯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整狂了半夜。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板羅段尺頭來，使小廝叫將趙裁來，每人做件綉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綉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綉花衣服，在揀棚，一面使琴童兒，叫趙裁去。這趙裁正在家中吃飯，聽的西門慶宅中叫，連忙丟下飯碗，帶着剪尺就走。時人有幾句，誇誇這趙裁好處：

我做裁縫姓趙，

月月主顧來叫。

針線緊緊隨身，

剪尺常掖靴鞦。

幅摺趕空走債，
截彎病除手到。
不論上短下長，
那管襟扭領拗。

每日肉飯三食，
兩頓酒兒是要。
剪截門首常出，
一月不脫三廟。

有錢老婆嘴光，
無時孩子亂叫。
不拘誰家衣裳，
且交印鋪睡覺。

隨你催討終朝，
只拏口兒支調。
十分要緊騰挪，
又將後來頂倒。

問你有甚高強，
只是一味老落。

不一時走到，見西門慶坐在上面，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氈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紵花通袖襖，朝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意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紵花補子遍地羅襖兒，大紅金板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多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紵花錦雞段子袍兒，兩套紵花羅段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儼造不在話下。正是：

金鈴玉墜裝閩女
錦綺珠翹飾娃娃。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城遇

城遇